

甲 乙 主编

观

潮

文

从

列

岛

默

片

于 君 著

群言出版社

观

潮

文

丛

片 岛 默 列

于 君 著

甲乙
主编

群言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列岛默片/于君著.

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1996.8

(观潮文丛)

ISBN 7-80080-182-9

I. 列…

II. 于…

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7492 号

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)

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37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*

I·44 定价 9.00 元

总 序

甲 乙

在当今文坛这个“主义”那个“试验”，以及诸多人在“炒作”那么十几个几十个新的老的红得发紫的作家的時候，随笔散文创作的热度似乎更在沸点之上。这其中的喧嚣与浮躁，评论家们已经说了不少，而且，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。在如此背景之下，自己忽然也在随笔散文的泥淖中插上一脚，就未免也有起哄凑热闹之嫌。没办法，君不见大人先生们也在犯懵和糊涂着？

尚需讲明的是，自己不想发表什么“宣言”，这套“文丛”中的作者，也没有一个想到要发表自己的高论。他们都是老老实实地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，寂寞地走着自己认定的路。让感情的炽烈流动在文字之中，把现实提纯，透射出思想的睿智和大气。或许，这就是编此“文丛”的初衷吧。

文丛冠以“观潮”，是相对于时下人们常说的“海”。面对海的跳舞，潮起潮落，似应了甘于贫贱，耐于淡泊却又不失

真诚之心的作者们的“坐壁上观”的形象写照。但他们又绝非是远离生活之海的岸上人，这一点，读者会从文章中感受到他们的清醒。

忝为主编，既喊不出振奋的口号，又拿不出经典的理论，实在惭愧之至。书就在您面前，还是由您来评判吧。

一九九六年四月

目 录

1/列岛广角

1/篱 笆

1/性与爱

1/骑 墙

2/手 势

2/面包与美男子

3/债

4/缺与盈

5/暖 昧

5/鱼 群

6/纳 豆

6/梦

6/历史一瞥

7/礼 节

9/骄 傲

9/形 象

10/语 言

- 10/东京并不感伤
- 11/警 察
- 12/花与酒
- 12/口头禅
- 13/恋爱教程
- 13/三明治夹心
- 14/历史的夙愿
- 14/善学者
- 15/自 我
- 15/温柔的排外
- 16/古怪的伦理镜头
- 17/性话题
- 18/现在的过去时
- 18/摆 设
- 19/世 风
- 19/感 恩
- 19/空
- 20/忠犬八公新传
- 20/狗 趣
- 23/列岛精神
- 23/感 慨
- 24/创意之旅
- 24/导 演
- 25/负箭的水鸟

- 26/勘误小辑
- 30/一个词扔下两颗原子弹
- 31/地狱花
- 39/一百万株玫瑰
- 57/西历,1991
- 79/九州笔记
- 79/引子
- 81/日出小记
- 81/青洞门即兴
- 83/血池地狱眉批
- 85/海地狱旁白
- 86/阿苏山草千里一瞥
- 87/青岛写真
- 90/萨摩回眸
- 91/樱岛随笔
- 92/泥人心情
- 92/长崎一页
- 95/男人的剧场
- 115/狮子越后歌
- 126/神户专题
- 126/哭泣的定格
- 127/死亡地带
- 128/美与废墟
- 128/断裂也是一种缝合

- 129/凋零的最后一片叶子
130/小作坊的轰鸣
131/瓦砾上的报春花
131/揪心的福音
132/远古的温情
133/上帝身边的魔鬼
136/平成“萨拉利葬”的黑白片
136/引 子
137/整 容
139/葬 仪
142/无题四则
147/大和钉子
150/星的碎片
159/广告的画外音
163/最后的小站
170/惑
176/蔚兰的愤懑
178/扣分主义
180/冬故事
184/倒 立
185/茂木的怀恋的照片
189/三位部长话说中国人
195/觉 醒
198/离 调

203/不驯的饭团子

210/夭折的斯宾诺莎

210/假如走出修道院

213/化石的叛逆

215/教授的时间表

218/夭折的斯宾诺莎

219/一隅

221/斑驳的德富芦花

227/后记

列岛广角

篱笆

在半个地球的穷人忙着脱贫致富的时候，东京六本木的一户中产阶级，却在自家门前架起一道不怕风蚀虫蛀的仿竹篱笆，从而朝遥远的陶渊明行了一个不朽的现代礼。

性与爱

不少的东京男人会轻易地朝年轻女子说喜欢。恭维对方美丽或可爱，若长得不美丽便可爱。但，一旦真正喜欢起来，似乎就什么也不肯说了。就默默地、地老天荒地想念着那个女人了。

骑墙

平成年间，比四方迭起的碎尸杀人案更惊动列岛的，是一桩取名事件。

有个戴眼镜的小老板，给初生的儿子破天荒取名“恶魔”，登户口时遭拒，从而被记者拥成了热门新闻。

嘘声雀起。

——果然世风日下人心不古。若说管仁儿子分别喊“一号二号三号”还不乏玩世不恭的诙谐，把一对孪生娃叫作“氢弹、鱼雷”至少还道出战争情结，那么，“恶魔”想干什么？长大了叫他名正言顺地祸害人间？

声援者也不示弱。

——一向被批量复制的日本人终于响亮了一回自己的个性。耳目一新的“恶魔”，总比那些做婊子立牌坊的“克己”、“仁义”有人味儿。

电视屏幕上，骑着尿不湿的小黑户口“恶魔”，正在有意模糊了的画面上嚎哭。

末了，户口名字取了骑墙。取其音，掩其义，喊作“emo”。

户口登记处和一片嘘声们胜利了。

而 emo 的年轻爸爸和声援者其实也没有失败。

由此可窥见极擅中庸的列岛一斑。

手 势

东京男人常常竖起粗壮的大拇指问，你的先生做什么？或者挑起细瘦的小拇指说，我的女人如何如何。在餐馆里表示一点点就够了的时候，也会伸出表示他女人的小拇指来。

面包与美男子

战后废墟上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，曾一日三餐美国大

兵的施舍面包。据说那些飘越大洋登陆的面包已泛出绿霉，吞进日本人的辘辘饥肠。

一船船的绿霉越过半个世纪光阴，顽固地占据着那一代人的记忆。

圣诞烛火，如今年年在列岛上辉煌。手巧心细的日本人，把西洋糕点做得比西洋人的还要好看可口。可是，据说脚踩废墟长大的那一代，许多人怕屋及乌，至今咽不下那些勾起往昔的香甜。

然而半个世纪一阵风就掀成了历史。

九十年代的东京主妇们，手里攥着大把从银行兑换出来的崭新美钞，兴高采烈，奔赴一家声名大震的俱乐部——在那里，来自美国大陆的一伙浑身筋肉的年轻美男子，正在幽暗的灯光下朝东京主妇们表演他们的身体与性感，美男子们的三角裤衩上别满叠成一条一条的美钞与宠幸。

历史是谁？

兴衰荣辱又是什么？

孰弱孰强，难道真的事皆前定？半个世纪与弹指一挥，莫非难断短长？

债

老歌手千昌夫的大名鼎鼎，不光因为他唱《北国之春》唱《津轻平野》一唱多少年魅力不衰，娶过不止一届的西洋女人做夫人，更因为他的大气派的负债。

电视的追星栏目里一说到千昌夫，就在他的大名前面

缀一串儿界定身份的文字——“五千亿债款已经还了二千五百亿的千昌夫”。

据说此人在风光绮丽、游客如织的夏威夷盖了大饭店小别墅。胆小的日本人通常在自己的本土上赚钱，胆大的千昌夫跑到美国人的地盘上赚自己同胞的钱——都说夏威夷快成日本游人的了。日元出了国门才值钱，于是常为柴米油盐精打细算的日本人一踏上异国便成了阔主儿。

日本人大都背着债。一家的房债，儿女的学费债……数目一大了，就说，某某陷进负债地狱了。

有个北海道的女人也曾上电视出名。她和丈夫开着一家卖玻璃的小铺子，平成大萧条刚一来，店就倒了。后来，为了拿到几百万日元的保险金度过眼前，她把五岁的亲生女儿扔到暴风雪的窗外冻僵。再后来，她自杀未遂，踩着厚厚的积雪跟随在警察身后。

照理，千昌夫该是陷进负债地狱的最深一层了，可似乎没人这么说过他。

缺 与 盈

缺了什么便向往什么。

一位日本预言家有过一个颇受欢迎的预言，说在不久的将来，在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太平洋洋面上，将浮出一座名叫“姆大”的岛屿来，归大和民族。

缺了什么于是也盈余了什么。

列岛的土地上挖不出煤，凿不出石油，于是，这个多火

山多地震多台风的列岛民族，就有了像煤和石油那样的耐性，那种燃烧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暖 味

日本人在学汉语的时候，四声里最难办的是第四声。那一声果决而强硬，像在说“No”，而日本人是嘴上说不了No的民族。

鱼 群

有一刻薄说法把日本人比作善于成群结队的小鱼。一块石头投进去，鱼儿们便一齐调转方向，继续成群结队朝前游去。

其实这个刻薄比喻，也向人们暗示了一个日本人可能是虫，三个日本人便成龙的大和禀性。

如今，靠做国际买卖过活的日本人拥到海外时，依旧不改成群结伙的习性。长安街上的长富宫，大约就是日本宾客在北京的一汪小溪。操着日语——不少时候外国人即便懂了仍是不免费解的那门特殊语言——望着同胞脸上熟悉的表情，他们心安。

可是，这在外国人眼里，则又成了日本人无视别人的例证。

缺乏交流的结果便是使交流变得越发困难。

纳 豆

纳豆是地道的日本食文化。

豆粒们均匀如一，丝丝缕缕粘成一团。然而豆粒们又是彼此间实体封闭、互不相干。

可不可以说，纳豆景象乃是古怪的单一民族的大和文化的一个象征？

梦

平成六年，六六却大不顺。日元暴涨，股票暴跌，列岛上饮水告急，骇人的碎尸案迭起，政坛上，光总理就换了三任。

其中一任便是挟政治改革风雷登基、敢朝美国人说“*No*”，不久被政敌揪住老丈人的一纸股票而退位的流星细川先生。

在位时，曾有好事者请总理题字。细川不乏浪漫地挥写下一个梦字。可是总理一不小心将“梦”字走笔成了萝卜的“萝”。

梦，乃不实之物。政治家不喜欢玩虚？不屑于说梦？

在日语里，梦，原是跟理想同为一词。

历史一瞥

不少韩国人恨透了日本人。

溃透痛楚的一页页韩国历史上，日本人霸占他们的土

地，残杀他们的无辜，凌辱他们的姐妹，甚至剥夺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象征的他们的母语……韩国的教科书在少年们手里一茬又一茬传递，仇恨渐渐演变成遗传，演变成一种非如此不可的抽象使命。

如今，在日的韩国人——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父辈被强掳到列岛上做苦役——变成了列岛上一支最庞大的外国力量。他们在仇人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校，庆典时姑娘们穿上漂亮的朝鲜长裙，小伙子们在街头骄傲地唱着民族歌曲。

他们的祖国，当年也曾如数地拿了战争赔款。

于是，当仇恨的接力棒在韩国父子们手里交接时，日本人窝火透了。

他们说韩国人太记仇，心眼儿窄。还说蒋介石的心像大陆一般宽阔，虽说他统治下的军队兵败如山倒，但他没要当年满目疮痍的日本人的一分钱。

有个深夜我乘东京的出租车，年长的司机不停地向我诉说他心目中的蒋介石，诉说他的“宽宏慈悲”，说到激动处，他开始哽咽。

后来下车时，里程表多走出一大截子。老司机一边哽咽一边拉着我绕了个不小的圈。

也许“蒋总裁”该替我付一下多出去的出租车费？

礼 节

日本人的礼节举世无双。